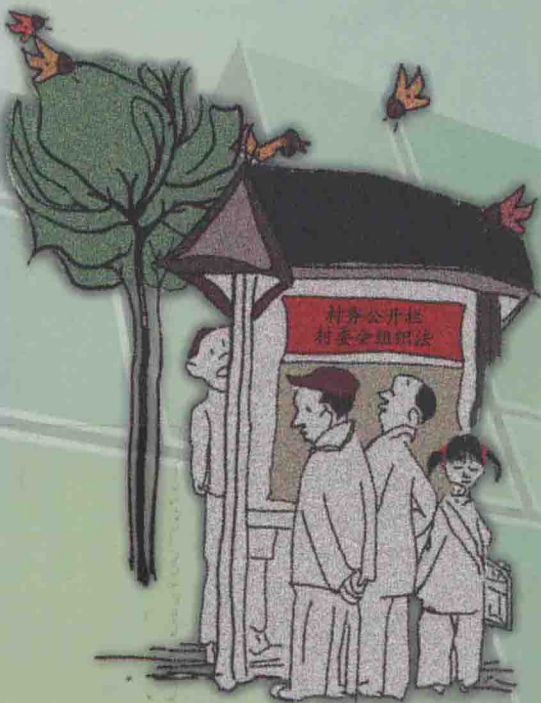


法佑农家

FAYOU NONGJIA

丁 甫◎著

- 一场民主法制同金钱权力的较量
- 一幅新时期农村政治风貌的画图
- 一部法律推动农村社会伟大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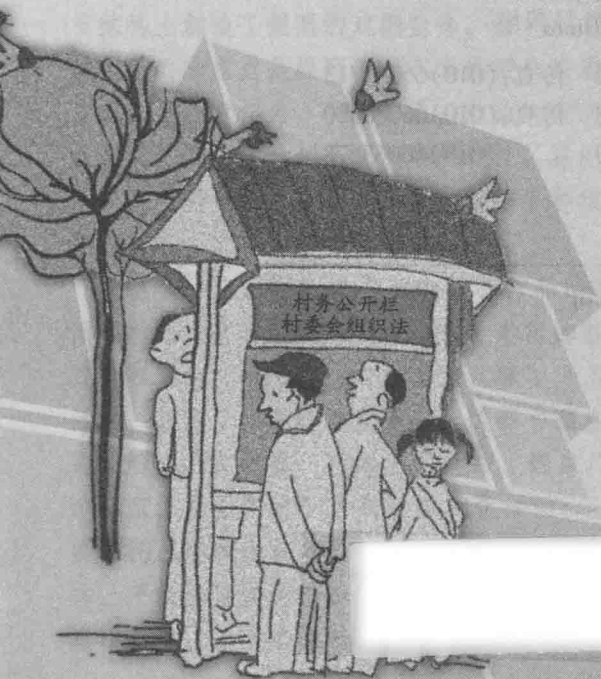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法佑农家

FAYOU NONGJIA

丁甫◎著

- 一场民主法制同金钱权力的较量
- 一幅新时期农村政治风貌的画图
- 一部法律推动农村社会伟大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佑农家 / 丁甫著. —北京: 中国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87 - 3534 - 4

I. ①法…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3495 号

书 名: 法佑农家

著 者: 丁 甫

责任编辑: 张耀文

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88776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一部反映当代农村民主法治生活的力作

(代序)

这部奉献于“三农”题材的文学作品，我想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因大胆地写出农村生活中的矛盾而难得，因反映农村基层民主法治理念而震撼，因表现多种冲突而好看。

由于这部小说直面农村的现实问题，敢于揭露尖锐的现实矛盾，因而具有很强的思想力量。由于作者把满腔的热爱和真情投入到对农民命运的关怀和对农村改革的深切关注里，又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情感力量。表现的主题是那么真实深刻，而又富有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应当说这部作品是成功的。大家都说“三农”问题重要，“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反映农村民主法治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却较少，似乎作家们都在躲避这个最具现实性的题材。《法佑农家》的出现，给当前反映农村基层民主法治生活的文学创作添上了光彩夺目的一笔。这部小说的内容始终是对农村黑恶势力及其隐蔽在后面更大权力的拥有者的揭露和斗争，在情节结构上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悬念，最终展现了现实生活在曲折中不可阻挡的进步和发展。它的着重点是描写新一代农民群众法治意识、民主意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刻画了有理想、有作为、执政为民、敢为人先的年轻书记的形象。这部作品既不回避黑暗的暴露，使读者看到了现实的严峻性，更使读者从活生生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光明，感受到党在引导农民群众向恶势力作斗争和推动农村进步的强大力量。我认为这是作者坚持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成果。

这样一部好的关注“三农”的作品的问世，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作者丁文浩同志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丰富的基层生活和调研经验，有着20年新闻宣传工作积累的文学造诣；二是国家六部委开展“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坚定了作者的创作决心。这部书稿在创作期间，也就是2007年，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开展“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该活动以共享新文化、营造新风尚、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为主题，以共同创作和发掘丰富多彩的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为载体，不断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乡村建设服务。丁文浩同志得知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后，加紧创作工作。2009年，在“情

系农家，共创文明”公益文化活动办公室（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工作的我，见到了这部 59 万字的书稿，还有作者将其改编成的剧本，我深切感受到这部书稿“沉甸甸的分量”。经过两年的再次磨砺，这部书稿最终成型，并即将出版发行。我相信它的出版必将为和谐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在充斥着“时尚写作”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的、向上的、具有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的文学。好的文学作品，它的深远魅力和影响力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它坚持的价值观，它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网络小说和青春文学望尘莫及的。它的思考，它的责任感、道义感，对现实生活的追问力量和艺术上的隐喻力量，是鹤立鸡群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产物，但仅有虚构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些方面《法佑农家》就做得很好。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足以震慑读者的厚重感，精巧的构思和有节奏的叙述，这几点是丁文浩小说的突出特点。由于当代乡村生活与人们现代阅读的兴趣存在有一定的落差，农村题材的小说能够出版可谓是不易。有一个叫奥克瑞的外国作家就说过这样的观点：阅读就像写作一样，是一种创造行为。其实，阅读的兴趣取决于我们每个读者阅读水平的上升，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时代保持更加清醒和冷静的头脑，其对文学的品位就更加挑剔。好的文学作品就在读者的心里，我真心地期待读者们能与作者共同创造“法佑农家”的“美好的春天”。

陈小力

2011 年春于北京

目 录



- 第一章 新官上任 / 1
- 第二章 打人事件 / 12
- 第三章 特别关心 / 22
- 第四章 村级干部学习班 / 35
- 第五章 现场办公 / 47
- 第六章 父子矛盾 / 58
- 第七章 联合行动 / 68
- 第八章 我就是流氓 / 78
- 第九章 酒店来了个杨老板 / 89
- 第十章 郑纲被“双规”了 / 100
- 第十一章 闹书场 / 111
- 第十二章 洗澡 / 120
- 第十三章 恋情似火 / 131
- 第十四章 找回赵老成 / 141
- 第十五章 失算 / 154
- 第十六章 以会对会 / 164
- 第十七章 算账 / 174
- 第十八章 餐桌笑话 / 185
- 第十九章 村民大会 / 195
- 第二十章 合同问题 / 207
- 第二十一章 罢工 / 217
- 第二十二章 身陷钓鱼岛 / 226
- 第二十三章 查税 / 237
- 第二十四章 窑场对抗 / 246
- 第二十五章 法佑农家 / 256

第一章 新官上任



国庆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

沙河镇镇长吴正刚走进办公室，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他拿起话筒一听，连忙笑着应答：“啊，钱老板哪，你好你好！我手机打不通？哎呀，只顾慌着来上班哩，忘了开了。什么？‘红十字工程’遭到破坏？我马上去现场！”

吴正放下电话，急忙走出办公室，叫人一下子看清了他的面貌：中等偏下的个子，长得敦敦实实的，胖胖的脸，嘴有些下陷，鼻头微塌。他带着浓重的鼻音喊：“老练！”

长得筋筋巴巴的常务副镇长练财连忙从隔壁屋子里出来。他一看吴正神色不对，小声问：“什么事？”“钱老板打来电话，说‘红十字工程’遭到破坏，刚砌起的围墙被推倒了。咱们看看去！”

“走！”练财应声而动，紧紧跟上。

沙河镇原是平凉县最东端的乡，因紧靠沙河而得名，三十多个行政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东西长约十五公里南北宽约五公里的乡域范围内。镇政府所在地在东西距中的紧挨着沙河的杨树村。先是东至中原市、西至平凉县的中山路，擦着杨树村村子南边的边儿东西贯通，接着是沙河大桥南北飞架，南接桐山县、北连云城县的丰桐路，擦着杨树村东边的边儿南北穿行。“红十字工程”就规划在中山路和丰桐路的交叉路口。“红十字工程”中的重点工程是一占地 300 亩的预制件展销市场。可是，刚刚竖起的几十米围墙，全部倒在地上。施工队的人手提瓦刀在看着发呆。

吴正和练财走出镇机关大门就上了宽阔的丰桐大道，往南走约五百米就到了十字路口。吴正看见眼前的景象十分恼火，大声嚷着问：“这是谁干的？”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摇摇头说：“不知道。”

吴正正要找施工队的人，叫他们抓紧时间干活，一个年轻人快步走来。这人长得有几分帅气，一米八高的个子，黄白色面皮，头发油光发亮，西装革履，打着领带，指头上戴着大壳戒指，很像个阔少爷。他就是杨树村村主任钱良。

吴正往工地上一指，板着脸问：“这是怎么回事？”钱良张口就骂：“他妈的，肯定是有人破坏！我知道村里有些人跟我作对，我饶不了他们！”转脸对施工队的人一挥手，嚷道：“重新垒！”那工头模样的向钱良走近两步说：“钱主任，这工钱咋给俺算？”钱良不耐烦地说：“就记着你那俩球钱哩！放心吧，都给你算上！”“干！”那人朝工友们一挥手。工友们行动起来，重新砌墙。

吴正问：“国庆节放假前就要求你抓紧时间组织施工，怎么就干那么一点？”

钱良说：“施工队的人都忙着种麦子，就昨天才开工！”

就在这时，一辆奥迪轿车开过来，停在吴正等人身边。先从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个30多岁、身材粗壮、鼓眼乍腮的男子。他叫钱力，钱老板的侄子。他殷勤地拉开后面的车门，躬着腰，一只手护着车门的上沿，服侍钱老板下车。

钱老板60多岁，身体略胖，皮肤红润而少皱，灰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他是平凉县建筑行业的排头老大，明元建筑集团公司董事长，县政协常委、县工商联会会长，名叫钱豹，外号“金钱豹”、“钻天豹”。目前，他还是柳树村的村主任。

吴正和练财忙笑脸相迎，几乎是同时说：“钱老板，您来了！”

钱豹微微地点头，把不满的目光投向工地。

这时又从车上下来一个漂亮女孩。你看她那脸蛋儿，白里透红，红里闪亮，模特身材，秀发飘逸，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青春的朝气。但见她一身职业装束，妩媚而不妖冶，凤眉杏目透出几分沉稳和机智。她就是钱老板的宝贝女儿兼得力助手钱惠。钱惠很有礼貌地跟吴正和练财打招呼：“吴哥，练哥，你们好！”吴正和练财连忙笑着跟钱惠说话：“你好，你好！妹子也来了！”

钱豹冲钱良嚷：“你咋回事？连施工安全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工程？”钱良连忙说：“你放心叔，这种事我保证不让再发生！我派几个弟兄轮流值班，昼夜看护工地！”吴正对钱良说：“这可是关系着你们爷儿俩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关系着全镇经济发展的大事啊！”“兄弟明白！”钱良又向吴正表态：“请镇长放心，我一定不让再出问题！”

就在这时，吴正手机响了：“嘀……”吴正一看来电号码，连忙接听，连连点着头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到！”合上手机对钱豹说：“老书记紧急召见，我得马上去！”钱豹朝吴正微笑一下说：“去吧，有啥好事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吴正转身朝镇政府走去，练财紧紧跟上。练财冲钱豹点着头说：“钱老板，我也走了！”

钱豹两眼直直地盯住钱良，压低声音，重重地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收收心了，别总把心净放在牌场上和小妮子身上！”“嘿……”钱良干笑着说：“叔，您是不是又听谁说您侄儿的坏话了？”“狗改不了吃屎！”钱豹瞪着钱良说。钱良嘻嘻一笑说：“早改了，狗早就不吃屎了，改成吃肉了！”

钱惠不屑地看一眼钱良，对钱豹说：“爸，咱们走！”钱良连忙为钱豹拉开车门，并用一只手护住车门上沿，等钱豹上车后小心地关上车门。钱惠从另一边坐进车里，钱力仍坐到副驾驶座位上。奥迪一掉头，一股风似的开走了。

“吴哥”，练财私下里对吴正都这么叫，因为他俩是铁哥们儿。“是不是你高升的事呀，我估计是组织上要找你谈话了，老书记先给你透个喜信！”吴正不满地说：“叫我主持沙河镇工作都半年多了！该给我个说法了！”“你当书记的事是簸子里抓窝窝——稳拿！”练财说，“听说县委在国庆节放假前研究了一批干部，马上就要公布了！”吴正歪着头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组织部，他告诉我的。”练财说，“你当书记了可别忘了请客呀！”

吴正笑着说：“你放心，去云峰大酒店贵宾室，还是去中原市最好的饭店都行！”

练财摇摇头说：“不是那个意思。”“啥意思？”吴正问。练财说：“你当了书记别忘了把兄弟的位置往前靠一靠！”“你放心！”吴正说着与练财都高兴地笑了：“哈……”

吴正说的老书记是沙河镇原党委书记屈国，半年多前提升为平凉县主抓工业的副县长。吴正驱车来到县政府，走进屈国的办公室。四十四岁的屈国端坐着，面无表情，指一下沙发说：“坐吧！”边说边站起来拿起一个纸杯为吴正接水。

吴正见屈国脸上没有一点儿喜气，没有一点儿要告诉他好消息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屈国把一杯水放在吴正跟前的茶几上，坐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沉吟半天不说话。

吴正觉着情况有点儿不妙，着急地喊：“老书记……”

屈国一扬手打断吴正的话，语气沉重地说：“老吴，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吴正一下子紧张起来，身子猛地往上拔了一下问：“啥坏消息？您说吧，我能承受！”屈国用低低的声音说：“县常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任命郑纲为沙河镇党委书记，马上就要公布！”“啊？”如晴天霹雳，陡然之间，吴正被震得神色惊愕，“咋会这样儿呢？我都主持工作半年多了……”眼眶里一下子急出了泪花。

屈国从纸筒里抽一张纸巾，站起来递给吴正，劝说道：“老吴，你一定要冷静！”

吴正接过纸巾，擦了一下眼泪，猛然提高声音，带着哭腔嚷着：“我能冷静得了吗？这下我就完了！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接您的班，盼到现在落场空！”

屈国说：“你怎么就完了？”吴正嚷着说：“我都四十岁了，实指望接您的班，把书记干一任，努力在四十五岁之前升个副县。这书记都没干上，副县还有啥希望哩！”

“那你打算咋办？”屈国问。吴正把身子瘫软地往沙发上一靠，失望而痛苦地说：“还能咋办？”屈国把脸一板说：“就你这副熊样儿，可真完了！”“那您说我该咋办？”吴正一副绝望的样子。

屈国说：“你都主持工作半年多了，却不让你接任书记，这里边肯定有重要原因，你应该把头脑冷静下来，谨慎对待！”吴正不服气地说：“能有啥重要原因？还不是因为县委老书记突然调走，把香烧到神屁股后头了！”屈国严肃地说：“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吴正把两手一摊说：“那您说咋办吧！”

屈国站起身来，缓慢地踱了几步，强调说：“我讲几点意见。第一，做好老上访户的工作，不要叫他们再折腾，尤其是不能叫他们在郑纲上任时趁机闹事。你知道不知道，新来的县委书记高炬原来是中原市委负责信访工作的副秘书长，就是他在常委会上把你否掉的。他手里很可能有告你的上访信。如果不把老上访户控制住，他们再一折腾，高炬直接一过问，恐怕你要倒更大的霉，而且连我也可能受影响。”

吴正愤恨地说：“我也不知道哪辈子得罪了高炬，在关键时刻来当我的克星！”

屈国说：“只要不出什么大事，你还会有机会进步。如果其他乡镇有空缺，可以调到其他乡镇任书记，或者调到县直几个重量级的部门任一把手。干上几年再往前跨越一步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眼前要稳住局面，别出什么乱子。”

“唉！”吴正无可奈何地说，“走一步算一步吧！”

“打起精神！”屈国重重地说，然后踱了两步，又放缓声音说：“第二，抓紧时间搞好‘红十

字工程’，它将是你的最大政绩，有利于你的前程。退一步讲，是你经济上的依托，即使将来什么也不干，也不愁吃喝。第三，用一切办法拢住郑纲，让他沿着我与何县长开辟的道路前进。我与何县长也会对他施加影响！”

听了屈国的话，吴正清醒了许多，点点头说：“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屈国鼓励说：“马上振作起来！”吴正有力地回答：“是！”就在这时，吴正手机响了。吴正一边接听，一边说：“啊，啊，好！好！”合上手机生气地说：“来得真快呀！”屈国问：“什么事？”吴正没好气地说：“县委办通知，郑纲明天去上任。”“‘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你就好好地迎接人家吧！”屈国说着，又叮嘱道：“你马上回去做工作，一定不能让老上访户趁机闹事。”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吴正就带领镇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到机关大院门口，迎接新书记的到来。大家都笑脸盈盈，互相之间说着闲话，唯有吴正和练财站在人堆儿的外面，面色不悦，默不作声。两鬓挂霜的党委秘书秋实正在胡侃：“有人说我是歪嘴骡子，嘴不值钱，不会说好听话，其实还有人比我更不会说好听话。”年轻漂亮的女宣传委员叶芳故意问：“谁呀？”秋实说：“谁？一个半大不熟的孩子。一天，他们家邻居生小孩满月待客，他们家随了份子。中午，他父亲去喝喜酒，他非要缠着去不可。他父亲不让他去，说他尽说不好听的话。他给他父亲保证：我今天去一句话都不说。他父亲被他缠不过，只好带着他去了。去了之后，他果然什么话都不说，只管跟着大人吃菜吃饭。他父亲还挺高兴，行，这孩子长记性了。喜宴结束，主人一直把客人们送到门外。这时他突然回头对主人说：‘今儿中午我可啥都没说，你家小孩是死是活可跟我没关系呀！’”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叶芳笑着说：“你真是个歪嘴骡子！”秋实绷着脸，假装认真地说：“说了半天你没听清楚啊，那不是我说的呀！”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吴正不满地斜秋实一眼，心里骂道：“可该你老小子高兴了！”

时间不长，一辆“桑塔纳 3000”驶来。吴正一眼认出这是县委副书记张祥的车，连忙堆起笑容，带头鼓着掌迎上前去，领导班子成员也都热烈鼓着掌聚拢上去。从车上下来县委副书记张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安重，沙河镇新任党委书记郑纲。吴正与他们热情握手。当握到郑纲的手时，心里不由得一颤，脸上一愣神。连忙以笑作掩饰，却笑得很不自然，连忙把脸转向张祥，恭恭敬敬地请示：“张书记，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吧！”张祥说：“直接去会议室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抓紧时间进行，完了我们就走。”“那好，那好！”吴正点着头说着，领着张祥等人去机关小会议室。郑纲边走边与领导班子成员热情握手。一走进会议室，吴正就大声说：“欢迎领导入席！”边说边带头鼓掌。领导班子成员连忙跟着鼓掌。

吴正亲自为张祥、安重和郑纲倒水。镇领导班子成员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郑纲身上。郑纲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郑纲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端端正正的长方形脸膛，红润的脸色有些微黑，微黑里透着刚毅和坚强；一双大眼睛特别有神，眉目闪动之间显露出机警干练。整个人儿迸发出蓬勃朝气。

组织部部长安重宣读了中共平凉县委关于任命郑纲同志为沙河镇党委书记的决定，接着是县委副书记张祥讲话。张祥说：“任命郑纲同志为沙河镇党委书记，县委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郑纲同志政法大学毕业，有比较系统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很强，有利于带领镇领导

班子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有利于把沙河镇建设成法治社会;郑纲同志曾经先后担任过乡党委书记、副书记职务,有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这几年任县委办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又做了几年政策研究工作,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是个优秀的年轻干部。为了做好沙河镇工作,郑纲同志利用国庆节放假时间来沙河镇搞了七天的调查研究。这种务实精神值得提倡。相信郑纲同志能够带领大家把工作做好!”

大家听到这里,不约而同地热烈鼓起掌来。

掌声过后,张祥接着讲:“刚才的掌声说明大家是欢迎郑纲同志的,希望大家支持郑纲同志的工作!下面我强调几点意见。第一,用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全镇各项工作健康发展。党的十七大精神是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广泛宣传,全面贯彻落实。第二,做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要从沙河镇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方针,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第三,搞好团结。只有搞好团结,才能成为强班子、硬班子,才能形成合力,具有战斗力。希望大家在郑纲同志带领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把沙河镇的各项工作做好!”

张祥讲完,安排郑纲讲话。

郑纲站起来向大家深施一礼,心情激动地说:“我衷心地感谢县委对我的信任!刚才张书记代表县委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我决心与大家一道,共同努力,做好工作,不辜负县委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个人认为,作为我们沙河镇党委和政府,我们的任务就是为全镇六万农民服务。服务水平的高低,服务得好坏,是对我们工作的检验。我们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据我了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十分强烈,特别是对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十分强烈。对少数基层干部严重侵犯群众民主权利,严重侵害群众经济利益的行为十分不满。总书记讲人民利益无小事。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原则,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个人意见,我们的工作就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做起,从处理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做起!”郑纲话音一停,大家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吴正和练财却把手拍得十分勉强。

安重对吴正说:“老吴,你讲几句吧!”吴正刚“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会议室外面突然传来喊声:“吴镇长,出事了!出事了!”吴正连忙站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拉开门一看是镇教育办主任刘育英,厉声喝问:“怎么回事?”一下子吸引了屋内所有人的眼睛和耳朵。

刘育英喘着粗气说:“马得长把杨树村小学的大门给锁了!”吴正大声训斥刘育英说:“你不赶紧去把他们劝说走,跑这儿来干什么?”刘育英委屈地说:“我去劝了,劝不动啊,是没办法了才来向您汇报的!”“那好吧,我马上通知派出所把他们赶走!”吴正说着就掏手机。“慢!不要通知派出所!”郑纲说着站起来走向门口。

吴正回头迎住郑纲说:“这个马得长是个刺儿头,专拣这个时候捣乱,这是故意给您出难题,让您难堪,不收拾他不行!”郑纲冷静地说:“马得长锁住学校大门,必定有很无奈的原因,叫派出所去,很可能激化矛盾,还是我们去处理吧!”说罢回头向张祥和安重请示:“张书记,安部长,会议是不是就开到这里?”张祥笑着说:“好哇,一开张就有业务!”

郑纲说：“请您和安部长到休息室休息！”张祥摆摆手说：“你抓紧时间去处理问题吧，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回县里去。”说着就站起来往外走。郑纲也不挽留，跟着张祥、安重往外走，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跟了出来，簇拥着张祥和安重上车。

看着“桑塔纳 3000”缓缓开出镇机关大门，郑纲朝大家招一下手说：“走，去杨树村小学校！”说罢，快步往外走。他们刚走出机关大门，就看见“桑塔纳 3000”被挡在路上。

距镇政府机关大门往南拐五六十米处，有一群人打着横幅站在大路上。横幅上写着“强烈要求罢免无赖村长钱良”，“坚决反对‘红十字工程’”，“强烈要求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有十来个黑衣青年手持半截黑半截白的木棒挡在他们前面，不让他们前行。整个丰桐路交通都被阻断，南北两边都已停下几十辆大车小车。上访群众与黑衣青年正在发生激烈争吵。黑衣青年中有一个叫黑三的在大声嚷嚷：“你们胆大包天，敢反对良哥！滚回去！不滚回去我们就动手了！打你们个头破血流！”

对面人群中有一个叫王建法的年轻人大声回应道：“我们就是要反对钱良，就是要坚决要求罢免他，这是村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你们挡不住！”他回头对大伙儿说：“不要怕他们，咱们一齐往前走！”说着带头往前跨步，众人也都跟着往前拥。一个黑衣青年对黑三说：“三哥，别跟他们啰唆了，动手吧！”黑三大声嚷：“弟兄们，抄家伙！”十来个黑衣青年同时举起了木棒。

王建法大声呵斥道：“我告诉你黑三，你胆敢动手打人，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黑三大声说：“扯淡！老子不怕负责！弟兄们，准备动手！”王建法回头说：“大家不要怕，咱们人多，五六个收拾他一个！”他身后的人立刻攥拳弓腿拉开架势。两边堵住的车辆的司机们探出头来观看，都紧张得瞪大了眼睛。

说话之间，郑纲等镇领导已经来到跟前。郑纲大喊一声：“住手！”听到这一声喊，黑衣青年落下了短棒，王建法一群人也收住了拳脚。吴正大声训斥王建法：“王建法，你身为村支部委员，领头闹事，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你赶快把人领回去！否则，要受严厉处分！”王建法向吴正一摆手，轻蔑地说：“你少来这一套！”

吴正大声道：“咋，我一镇之长的话你也不听？你胆子倒不小！”王建法反诘道：“你还知道你是一镇之长啊？为啥多次向你反映问题你就是不处理？”吴正勃然大怒，指着王建法嚷：“你少给我胡说八道！”王建法理直气壮地说：“谁胡说八道了？难道给你反映的次数少吗？”

郑纲向王建法做了个停止的手势，喝问黑衣青年：“你们这是干什么？”

黑三看着郑纲，觉得很面熟，马上想起这个人在国庆放假期间曾在沙河大酒店住过，心中疑惑：“这个人咋和镇领导站在一起？又一看吴正等一群镇领导站在他身后，心想莫非他就是新来的镇党委书记？”他马上表功说：“我们是奉村长钱良之命前来保护镇领导的，他们这些人听说今天新书记上任，要去镇政府捣乱！请问您是？”

郑纲说：“我就是新任沙河镇党委书记郑纲！”黑三马上露出谄笑，躬着腰说：“太好了！郑书记，我们就是来为您保驾的！”郑纲用命令的口吻说：“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马上撤离现场！”黑三连连点着头说：“好、好、好！郑书记您保重！”回头挥手说声：“撤！”领头往外走。黑衣青年们都跟了出去。

吴正连忙朝黑三使个眼色，同时离开众人往一边走去。黑三连忙向吴正走去，在吴正身后小声问：“吴哥，有事？”吴正也不回头看他，小声说：“快去告诉你良哥，马得长把学校大门锁了！”“好！”黑三答应一声快步离开。

郑纲大声冲王建法等人说：“你们是去镇上反映问题的吧？”众人一齐回答：“是！”“那好吧，请大家都到机关会堂里去，我在那里接待大家。”“好！”众人一齐欢呼。郑纲回头喊：“老秋，领他们去！”秋实朝王建法等人一招手，喊：“大家跟我走！”王建法等人跟着秋实向镇机关走去，两边的车辆开始缓缓通过。

郑纲连忙跑到“桑塔纳 3000”跟前，不安地说：“张书记，安部长，耽误您们的时间了！”张祥微笑着说：“没事儿，快去接待你的群众吧！”

看着“桑塔纳 3000”开过去，郑纲快步回机关院。领导班子成员都脚步匆匆地紧紧跟着。当他们走近会堂门口时，突然听到女人的惊叫声。寻声看时，见一个女同志双手提着裤子从厕所里跑出来，连声喊着：“流氓！有流氓！”吴正连忙问：“怎么回事？”那女同志刚好扣住裤带，腾出手来指着女厕所那边的院墙，惊恐地说：“你……看，有人偷看俺解手！”

人们往她指的地方一看，果然看见在挨着女厕所的墙头上有个男子。那人抱住院墙内的一棵树，正准备顺着树下到院内。吴正认出是经常告状的杨树村村民王福，大声呵斥：“好你个王福，竟敢耍流氓！”王福吓得一哆嗦，往下一溜跌个屁蹲儿。吴正大步朝王福走去。王福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拍打身上的土，一边往里走。

吴正向王福猛走几步，伸手抓住王福的衣服领子说：“走，去派出所！”“你冤枉俺，俺没有耍流氓！”吴正呵斥道：“你还不承认，你爬墙头上偷看女人解手，不是耍流氓是干什么？”王福挣着身子说：“俺可没那闲心！俺听说新书记来上任，是来找新书记告状的！”

吴正恶狠狠地说：“那你为啥有门不走却翻墙？”王福说：“不是我要翻墙，是钱良派他的弟兄把住路口不让过！”吴正又紧逼一句：“那你为啥偏偏在女厕所那儿翻墙？”王福说：“你看那儿不是里外都有树吗？院墙那么高，不是有树，才翻不过来哩！”

郑纲听到这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对吴正说：“好了，也叫他到会堂里去吧！”吴正很不情愿地松开了手。王福大声说：“我要见新来的书记！”

郑纲说：“我叫郑纲，就是新任沙河镇党委书记。”王福一听，紧走几步来到郑纲跟前，“扑通”跪到郑纲跟前，哭着嚷：“郑书记，您救救我呀，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啊……”郑纲连忙说：“不要这样，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说着双手把王福拉起，又说：“走，到会堂里去说！”拉住王福的手朝会堂走去。领导班子成员都跟着走进会堂。郑纲牵着王福的手对众人说：“让王福兄弟先说好不好？”王建法站起来说：“就让王福先说吧！”

郑纲对镇领导成员们说：“咱们今天就来个领导班子集体接访，都找个位子坐下！”说着随手掏出笔和记录本准备作记录。王福恨恨地说：“我要告村长钱良欺压人……”

原来，王福与钱良是隔墙邻居，他住着三间土墙瓦房，钱良住的是三间砖墙瓦房。钱良嫌房子少，宅院小，与他的村主任身份不相称，非要造一座大宅院不可。要说利用村主任的权力再给自己另划一块大的宅基地，他也敢做。可是，他认为自己经常赌博赢多输少，什么赖事都干却总是有事不犯事，是因为他家的宅基地风水好，是块宝地，他怎么也舍不了。那么，怎样保住老宅基地又扩大面积呢？他打起了王福家院子的主意。他找到了王福左说右

说,非要王福把宅子让给他不可。他答应给王福重划一块同样大的宅基地,并负责用自己老房子的旧砖头和王福老房子的旧木料、旧瓦、旧石头,给王福把房子盖起来,所需沙子、石灰、房子里及盖房工钱,都由他钱良负责。王福想想也合算,便答应下来。于是钱良在村西头给王福划了块与老宅同样大的宅基地。用塑料薄膜在新宅基地上搭了个窝棚让王福一家暂住。王福一家往这边一搬,那边老宅基上马上开始施工。两家的旧房子迅速扒掉,盖起了一座高高大大的新宅院。

钱良本不情愿给王福盖房,偏巧这时王福因为随口搭言说了一句话,得罪了钱良,钱良就以此为借口把给王福盖房的事丢在一边不管了。那天,王福去王建法的杂货店里买洗衣粉,碰上几个买东西的在说话。一个说:“你们西王庄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有民主权利,真叫人眼气!”另一个说:“俺那村主任王明尚,真是没说的,人家那是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的!”另一个人冲王建法说:“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村咋不实行民主管理?”王建法气愤地说:“俺村是恶狼当道!”那人说:“把群众发动起来,行使民主权利,罢免他!”王建法见王福站在一边听,随口问:“敢不敢王福?”王福随口搭言:“敢!”王建法又说:“只要有我王建法在,就不能叫那狗屁村主任永远当下去!”钱良的一个小兄弟刚好经过这里,把刚才这些话听到,连忙去添油加醋向钱良报告。王福找到钱良,求钱良抓紧时间给他盖房子。钱良把脸一板说:“你还有脸来求我给你盖房子?”王福一脸茫然地问:“怎么啦?”钱良说:“你不是要和王建法联合起来罢免我的村主任吗?”王福更加不知所以,苦着脸说:“我什么时候找王建法联合了?”钱良恶狠狠地说:“你装什么装?滚!”王福从钱良那儿回来后想啊想啊,终于想起来自己错就错在随口搭言说了个“敢”字,反复去向钱良解释,钱良就是不肯原谅他。这下可把王福坑苦了。住进窝棚时是刚种上麦子,天气渐凉却不怎么冷,可是到了雪花飘飘的时候,虽然王福在窝棚外挡了一层玉米秆,可还是抵挡不住风寒,一家三口挤在一起还是整夜整夜地暖不热。可是到了酷暑天气,塑料薄膜又十分的闷气,一家人住在里面又热得汗如雨下像泥鳅。王福不知多少次到镇上告状,可是得到的是屈国和吴正等人的呵斥。王福也曾多次告到县上,可是县上批到镇里,镇里拖着就是不给处理。

王福说到伤心处鼻涕一把泪一把,最后哭着说:“我已经在窝棚里熬了三冬两夏,眼看着冬天又快要到了,可叫我咋过呀!郑书记,救救我吧!”

吴正听着王福的诉说,好像在用针扎他。他恨不能把王福扔出去,目光像鞭子一样在王福脸上甩来甩去。

郑纲坚决地对王福说:“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你就放心地回去吧!”

“好!好!”王福答应着,抹着眼泪走了。

郑纲对上访群众说:“谁反映问题抓紧时间说,学校大门被锁了,那边还等着解决问题哩!”王建法一下子站起来,大声说:“我说!我们强烈要求罢免钱良这个无赖的村主任职务!”

吴正严厉斥责王建法:“不要骂人!一张嘴就说村主任是个无赖,像什么话!”

王建法理直气壮地说:“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他是无赖!第一,他是用不正当手段夺取村主任职位的,这有充分证据;第二,他把集市摊位费装入自己腰包,没有入村财务账,没有用于公用;第三,他非法收取商户门店保护费,不给就打人、砸店,一些外地商户被迫关门停

业；第四，把村里的几百亩机动收入非法占为己有；第五，以收归集体之名，撕毁合同，霸占王进兴等三家农户承包的养鱼塘；第六，村小学教学楼建起了三年多了，还赖着不给施工队建筑工程款，害得包工头马得长倾家荡产，老婆卧病在床也没钱医治；第七，不经过广大村民同意，占用大片耕地和路边荒地，搞什么‘红十字工程’，这是为了更多地侵占集体财产，严重侵犯村民利益；第八，赌博成瘾，经常出入赌场！”

郑纲听到这里，用目光扫视一下镇领导班子成员，大声问：“这些问题为什么长时间不解决？”镇领导班子成员纷纷把不满的目光投向吴正。吴正两眼一眯，把脸仰向空中。

这时上访群众中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大声说：“王建法说的都是事实！”上访群众七嘴八舌争着说：“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中年男子接着说：“我就是鱼塘承包户王进兴，那鱼塘原来是烂泥坑。俺三家投了很多资金，投了很多工，才把烂泥坑改造成了养鱼塘，俺刚见了一年利，连本钱还没收回来。钱良说收归集体，俺不答应，他就带着一帮子弟兄硬把俺撵走，还不给俺任何补偿！”

郑纲站起身来大声说：“我代表镇党委、镇政府保证，一定抓紧时间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请大家抓紧时间回去，我们还得去解决堵学校大门的问题！”

王建法站起来一挥手说声：“走！”上访群众跟着他走出会堂。

就在这时，一辆机动三轮车“嘟嘟嘟”响着开进镇委机关院内，开车的是个漂亮女孩。车子刚停下，就从车上麻利地跳下个小伙子。王建法连忙朝小伙子打招呼：“老战友！”快步朝小伙子迎了过去。“老战友！”小伙子也喊着迎向王建法，俩人紧紧握手。王建法问：“也是来反映问题的吧？”小伙子说：“是！”王建法说：“新来的郑书记在会堂里，你们快去吧，俺走了！”

小伙子转身走向三轮车，边走边向开车的漂亮女孩打招呼：“杏儿，扶他们下车！”“哎！”漂亮女孩答应着连忙从驾驶座上下来。

在小伙子和杏儿的搀扶下，从车上下来两个腿有残疾的人，一个拄着左拐，一个拄着右拐。接着下来的是母子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她四十多岁的老儿子。最后下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干部模样的老头儿。

会堂里，吴正十分气恼地对郑纲说：“郑书记，我看包工头马得长封堵学校大门，是趁您新书记上任之机故意闹事，叫派出所去处理算了！”“还是到现场弄清情况再说吧。”郑纲说着站起身来朝领导班子成员一挥手说：“走！抓紧时间去学校！”

小伙子和杏儿各搀扶着一个腿有残疾的人，老儿子搀着老太太，后面跟着一个退休老干部，一齐朝会堂走去。郑纲带着镇领导班子成员正好与他们走个对面。郑纲一眼认出那干部模样的老头儿是自己的表舅、县公安局原法制室主任李铁，心中疑惑：他怎么也来了？正要打招呼，李铁朝他轻轻地摇了摇手。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朝对面的人大声说：“谁是新来的书记？”另一腿有残疾的人大声说：“俺要找新书记告状！”老太太颤巍巍地喊：“救救俺哪……”两只手捂着脸哭。

郑纲快步迎上前去说：“我就是新来的书记，我叫郑纲！”老太太身子往下坠，给郑纲下跪，哭着说：“俺求求您了，为俺做主啊……”

郑纲连忙拽住她的两只胳膊说：“大娘，您不要这样！您有什么难处只管说！走，到屋

里说去!”搀住老太太往会堂里走。李铁等人紧跟其后,十几位领导成员又跟了回来。他把老太太扶到座位上,抬腕看一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十一点,不由得皱了下眉头,对老太太说:“大娘,您抓紧时间说吧,有人堵了学校大门,还等着我去处理呢!”

郑纲越是着急,这老太太越是悲痛得说不成话,“俺命苦啊……”只这一句就“呜呜呜”地哭个不停。她的老儿子也十分的木讷,急得脸憋得通红,却搓着手说不出话。

小伙子见郑纲急得直皱眉头,连忙说:“郑书记,我们都是柳树村的,我叫田治国,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我替她说吧!”“好,你替她说吧!”郑纲说。

田治国先指一下老太太说:“她儿子叫狗嘎,大家都叫她狗嘎娘。事情是这样的:俺柳树村村北有一块几百亩大的沙坡,原来是村民承包的荒地。按说这沙坡地怕旱,收成不会多好,可是也有特殊情况。这块沙坡地中间南北有一条暗沟通到沙河,暗沟上面总是水汪汪的,庄稼长得比土地还好。他们娘俩的承包荒地正好在暗沟上,年年都有好收成,日子过得不错。就因为有这么条件,几年前,有个老姑娘看上了狗嘎哥。就在狗嘎哥快要娶亲时,村主任钱豹占用北沙坡办起了预制件厂。说是按地产量赔偿各家损失,可是几年了,谁家也没有赔。结果狗嘎哥的婚事也黄了。要不然狗嘎哥儿子也有了!”

郑纲问狗嘎娘:“大娘,是不是这样?”狗嘎娘连连点头,又止不住泪如泉涌,“这叫俺绝后啊……,俺命苦啊……”郑纲安慰她说:“大娘,您放心,我一定把问题给您处理好,别哭了!”

这时,李铁与两个腿有残疾的人小声咕囔了几句,互相点点头。李铁对田治国说:“治国,为了节省时间,你都替他们说了吧!”两个腿有残疾的人都冲他说:“说吧!说吧!”

“好,我说!”田治国说,“大家知道,俺柳树村村主任钱豹是平凉县有名的大老板,他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名义回村办企业的。利用村里丰富的黄土、白沙资源办起了砖厂、沙场和预制件厂。几年过去了,西边的黄土岭被挖去了半截,北边的大沙岗也被吃掉了一半。生产的砖和预制件,还有沙子,不停地往外运,可是钱都装进钱豹一个人的腰包里。村民们对此强烈不满。”他说到这里指一下面皮黄瘦的腿有残疾的人说:“他叫朱义,共产党员。他挺身而出,代表村民群众向钱豹讨说法,要求钱豹就黄土、白沙问题给村民作个说明。钱豹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纵恣行凶,把朱义打得重伤致残,断了一条腿,折了两根肋骨!他的独生子朱俊杰经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离家出走三四年了,至今杳无音信!”

党委秘书秋实情不自禁地拍下腿,愤愤地说:“真是太可恨了!”有几个领导班子成员也跟着说:“太可恨了!”“太不像话了!”吴正却对田治国两眼喷火。

朱义愤怒地蹶一下拐杖说:“更可恨的是,我到镇里来反映过无数次都无人处理!”

党委副书记杜平一听,脸像被打耳刮子一样火辣辣的,连忙低下头。

田治国又指一下另一位腿有残疾的人说:“他叫郭双,大家别看他满头白发,其实他才四十七八岁,他的头发是气白的!他原来是我们柳树村砖厂厂长,他强烈要求钱豹拿砖厂收入给村民分红。一天夜里他突然被人打断了腿!钱豹很快以身子残疾不能工作为由,免了他的厂长职务,名义上让抓生产的副厂长李坡当了厂长,安排他大儿子钱明当了副厂长,实际上是让李坡仍然只管生产,钱明掌握了砖厂的大权!”

听到这里,镇领导班子成员中发出了切齿的痛恨声。

田治国接着说：“因时间关系，细节问题我就不说了，希望领导们对柳树村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尽快解决！最后我建议镇党委镇政府指导和督促各村全面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面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这是我的建议书。”说着把几页纸递给郑纲。

郑纲看着田治国，眼睛猛地一亮，有一种突然遇到知音的感觉。他不由得深情地盯视了田治国几秒钟。眼前这位小伙子有庄稼汉的淳朴，也有几分书生的儒雅气质，方正的脸庞泛着红光，一双大眼睛透着青春的智慧和朝气。田治国对朱义等人说：“郑书记还有重要的问题去处理，咱们抓紧时间走吧！”朱义、郭双点点头。田治国和杏儿连忙搀扶他们往外走。

郑纲对镇领导成员们说：“抓紧时间去学校！”镇领导班子成员一个一个往会堂外面走。郑纲给李铁使个眼色。李铁装着揉眼留在最后。郑纲来到李铁身边，小要说：“表舅，您咋来了？”李铁惊喜地说：“听说新书记上任，没想到是你呀！城里住房紧张，我回柳树村住了。咱爷儿俩改日叙话，你快去忙吧！”“好！”郑纲说着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李铁，“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走了！”边说边快步往外走。

杨树村小学校门口，是两军对峙的状态。马得长领着几十个干活的人站在校门口大铁栅栏门前。背对着铁大门，手持铁锹、瓦刀。钱良领着十来个清一色穿黑衣服的弟兄手持短棒、匕首站在他们对面。

钱良指着马得长，厉声道：“马得长，你知道不知道锁学校大门，破坏学校正常秩序，是严重违法的？我以村主任的名义，命令你马上把门锁打开，否则后果自负！”面皮黄瘦的马得长也不示弱，指着钱良说：“钱良，你少吓唬人！这是叫你们逼出来的，教学楼盖起几年了为啥不给钱？想叫开门并不难，把工程款拿来，现在就开！”钱良说：“一码是一码，现在是你破坏学校正常秩序，不开门别怪我们不客气！”马得长轻蔑地说：“钱良，你看看，我们手里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就在这时，上完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铃——”学生纷纷走出教室，拥向学校大门口，急着回家却出不去，有不少学生使劲地摇着铁大门喊：“爸爸！”“妈妈！”一些学生家长来接孩子，一看学校大门被马得长堵着，十分不满，大声斥责马得长：“你们这是干什么？赶快把门打开！”“你们不让学生回家吃饭？饿坏了你们负责！”

钱良心中高兴，对院内的师生喊：“他们锁大门是非法的，你们用棍子在背后戳他们！”又煽动家长说：“你们上去打他们，出啥事我负责！”

马得长一看这情景，心里发慌，带着哭腔说：“老师们，同学们，学生家长，我马得长求求你们！你们再委屈一会儿！俺不是来难为你们的，俺是来讨要工程款的！教学楼都盖起几年了，俺连一分钱的工程款都没拿到。俺老婆有病快死了都没钱治呀！求求你们了！”马得长说着不停给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拱手。

几个老师凑到一起，小声商量了一会儿，互相点点头。一名老师吹响了哨子，大声说：“同学们，大家先回教室休息！”然后是各班班主任喊自己的学生，学生们陆续回教室去了。钱良看到这情景很不乐意，大声对老师们嚷：“谁叫你们把学生领回教室的？”一个老师对他解释说：“我们是为了保护学生安全！”